昆明学院学报　2018，40（1）：19～23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儿童文学研究】

致我们终将到达的站点

——死亡主题图画书简述

段艺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死亡的话题不可避免，幼年时关于死亡的启蒙对一个人的影响不可轻忽。随着图画书中的“死亡禁忌”被渐渐打破，越来越多的图画书选择以死亡为主题，按美国死亡教育专家Charles A. Corr对死亡教育目标的划分，可将这类图画书分为认知的、情感的、价值的三个层面。不论哪个层面的图画书，都可以带领孩子体验死亡的真实，帮助儿童处理哀伤情绪。

关键词：儿童文学；图画书；死亡主题；死亡教育；Charles A. Corr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8）01－0019－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8.01.004

To the Site Where We will Eventually Arrive
—Briefly on Picture Books with the Theme of Death

DUAN Yix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Zhejina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Zhejiang，China　321004）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growth，the topics of death are unavoidable.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enlightenment on death to a person can not be neglected. As the“taboos of death”in the picture books are gradually broken，death is taken as themes in more and more picture books and such picture books can be divid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i.e. cognition，emotion and values according to Charles A.Corr，the U.S. expert of death education. Regardless of the perspectives，the aims of the books are giving children the true experience of death and the means of dealing with sad feelings.

Key words：children's literature；picture books；theme of death；education of death；Charles A. Corr

前言

“记住，死就是一个伟大的搬家日！”安徒生在发表于1860年的《迁居的日子》里这样谈论死亡：“死只是一次从尘世到天堂的搬迁。”而西方世界在启蒙运动后，人的理性登上神坛，对“天堂”不再深信不疑，对于生死的观念也日新月异。不过人们没有停止过向孩子们解释死亡，“死”是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慢慢靠近的话题，在人之初关于“死亡”的阅读会在他未来的某个时刻中发出光芒。然而，对孩子们讲述“死亡”，就像在黎明时谈论黑夜一样困难，面对这一难题，绘本是颇受推崇的媒介。柳田邦男先生在《绘本之力》一书中说：“在谈到生命、灵魂、生、死等重大问题时，我看到绘本的无比力量，它不仅仅只是表面的语言传递，而是以撼动灵魂的方式在和人沟通，我个人以为，再也没有比这更叫人赞叹的沟通手段。”[1]

死亡主题图画书的出现既是儿童文学发展的文学自觉，又与“死亡教育”的兴起有关。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幼儿园到大学中设立死亡教育课程，并成立了“死亡教育委员会”，英国、法国、德国等纷起仿效。在西方的教学实践中，图画

收稿日期：2017－05－19
作者简介：段艺璇（1994—），女，甘肃兰州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书被看作死亡教育的最好方式，大量的死亡主题图画书随之面世。中国台湾有涉及死亡主题图画书的创作，只是成果不多，中国大陆的图画书起步较晚，在死亡主题方面几乎空白。但目前界内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个话题，呼唤本土图画书的死亡主题创作。

死亡教育实践中，死亡教育的目标有导向性的重要作用，本文选择美国死亡教育专家 Charles A. Corr 和 Donna M. Corr 于 1997 年在 *Death & Dying*：*Life & Living* 一书中提出的关于死亡教育目标的划分理论作为研究基础：他们将死亡教育的目标分为认知的、情感的、行为的、价值的四个层面。[2] 本文将第二和第三层面合并，按内容侧重点将死亡主题图画书分为认知的、情感行为的、价值的三类。每一本图画书在涉及死亡教育话题时，都免不了触碰到“死是什么”等认知问题，也难免会有情感的指向，且多半会从生存价值引向生死价值的探讨。但因死亡教育目标的多重性，一本书里无法面面俱到，都会有所侧重。本文整理展示此类图画书的总体风貌，并撷取最富代表性的几本详析，分析图画书是怎样达到该层面的教育目标，希望为死亡主题图画书的传播、接受和创作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认知层面：什么是死？

Charles A. Corr 等认为死亡教育在认知层面上的目标为：为学习者提供各种有关死亡的事件和经验的信息，并提供帮助使其了解这些经验，通过提供实例以及案例讨论，使学生了解并能整合这些信息。以认知目的为主的图画书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死”，这个问题难倒孩子也难倒大人。因为死亡的不可经验性，创作者们多数选择侧面讲述死亡。根据表现死亡的角度不同，本文将认知目的为主的图画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死亡“具象化”，即在故事中出现死神，作品有《国王与死神》《榛子壳里的死神》《当鸭子遇见死神》等；另一类则抽象地讲述“死亡”，如《一片叶子落下来》和《风到哪里去了》。

（一）死神来了：可感的死神先生

关注死亡认知层面的图画书一般会正面发问“死是什么？”“为什么会死？”等问题，此类图画书在触及到濒死的时刻时，常常引入“死神”这一角色——借由一个掌控死亡的具体形象来解释死亡的存在，带读者到一个奇幻的空间之上去观照和思考一个与死亡有关的故事。

在图画书《国王与死神》中，有一个不想死的国王，他召集大臣们想尽办法对付死神，他们用一个玻璃罩子罩住了死神，死神被打败了。没有了死亡，慢慢地，整个国家变得混乱而无聊，最后国王亲自打开玻璃罩放出死神，人们在“死亡万岁！”的欢呼声中一个个死去。

这本书的奇思妙想和精心设计不能不令人称道。绘者皮特·格罗布勒特意用了原始绘画和涂鸦风格的绘画手法，使之更接近天马行空的故事内容，稚拙的线条和明亮的水彩让这个故事变得灵动活泼。热闹而奇特的画面增加了幽默感和戏剧性，大大冲淡了“死亡”带来的沉重和压抑（见图 1）。

图1 《国王与死神》中的涂鸦风格

这本书的成功之处还不止于此。作者没有向儿童解答“人为什么会死？”的真正原因，而是从反面提出了“如果没有死亡会怎么样？”的问题，通过故事大胆地让假设成真，从而得到“活着不死更可怕”的答案。一开始的国王忧心忡忡，但他并不是像哲人一样在思索死亡的真义，只是因为他对死的“害怕”。他想的是“为什么一想到他我就这么害怕？”对客观真理的发问转换成了情感上的问题。这种问题表达的微妙变化暗合了儿童的特殊心理。心理学认为：9 岁以下的孩子多处于情感体验阶段，极少数孩子会抽象地探寻造成死亡的因素，但他们知道什么是“害怕”。所以国王得到的答案并不是关于死亡和生命的真谛，而是回归到他的“害怕”，故事的最后他不再害怕死亡——因为

活着不死更可怕。在一个人生命的幼年期，只有他自己切身感受过的，才能走进他的记忆里。《国王与死神》无疑是带着一颗童心去感受和表达，量着儿童的感情去讲述的，难怪孩子们很喜欢这本书，说它有让人过目不忘的魔力。

（二）死亡笔记：抽象的死亡认知

在死亡主题图画书中，彼岸世界是绕不开的难题，因为这涉及哲学、宗教的终极拷问。许多图画书选择将这个问题一笔带过，如《獾的礼物》对獾的旅程止于“一条长长的隧道”，《小鲁的池塘》留下一个“小鲁变成蜂鸟”的猜想。但以认知为导向的图画书作者带着满满的勇气和自信正视这个难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利奥·巴斯卡利亚的《一片叶子落下来》，这也是笔者视野范围内唯一一本主人公作为死亡亲历者的图画书。它的扉页上写道：这本书奉献给经历过生离死别的孩子，奉献给对这种事无法解释的大人，意图很明确，想借此来阐明生死。

主人公弗雷迪是一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他和同伴们一起经历了春天和夏天。在秋天到来时，作者借他引出了一连串的生命之问。

关于生死哲理的比喻性问答占全书的 60%，以寓言的形式解释了“存在的目的”“每个人的特性”“死亡的秘密”等高深玄妙的问题。到了最后，弗雷迪听懂了这些，他也像丹尼尔一样超然地面对死亡。

事实上，任何一个对死亡的本质做出正面回答的答案都不可避免地站在某一宗教哲学的视点上，这本书也是如此。如丹尼尔安慰怕死的弗雷迪：“春天变夏天的时候，你并不害怕。夏天变秋天的时候，你也不害怕。这些都是自然的变化。为什么要怕死亡的季节呢?”这种自然观点既来自希腊文明传统的理性观念，也与中国道家“生死齐一”的观念相近，是科学理性取代神学思维后一个主导观点，现代西方的死亡教育主要向孩子传达的正是这种观点，也是许多图画书背后的哲理。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一片叶子落下来》的图画部分由一片水彩绘的梧桐叶来表现弗雷迪，并用一棵树的摄影图片来纪录四季的变化，从春的嫩绿，夏的浓密，到秋的多彩和冬的消寂，手绘的叶子和真实的摄影照片高度同步，让人不能只把这本书所讲的故事当作虚构（见图 2）。不过，这本书的文字部分很长，图画几乎变成了文字的插图，而不是图文合奏。毕竟利奥·巴斯卡利亚的本职是大学教授，这是他留下的唯一一本图画书，从儿童本位的观点来看，这本书不适合作为趣味阅读，更适合出现在集体性的死亡教育课上，或亲子间郑重探讨死亡话题时。

图2　《一片叶子落下来》中手绘与摄影

二、情感层面：别哭了，孩子

从情感层面谈论死亡，是孩子最容易接受，也是他们最需要的。Charles A. Corr 等为情感层面设定的死亡教育目标为：让学生学在面对死亡的丧恸时，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哀伤情绪。对于从未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也能使其运用同理心帮助丧恸者健康地疏解情绪。

作为文学作品的图画书对于情感部分的捕捉是敏锐的，大多数的死亡主题图画书都侧重情感层面。根据内容，情感层面的死亡主题图画书可以分为三类：（1）亲人离世。有《爷爷变成了幽灵》《爷爷有没有穿西装》《楼上的外婆和楼下外婆》《外公》《再见了，艾玛奶奶》《麦先生的旅行》《长大做个好爷爷》《当奶奶不在了》等；（2）朋友离开。如《雪人》《熊和山猫》《小鲁的池塘》《獾的礼物》《象老爹》《狐狸树》《祝你生日快乐》等；（3）宠物死去。如《我永远爱你》《芭尼的第十个好地方》《天堂的问候》等。

情感层面的死亡主题图画书关注的焦点在于孩子们的生活，最主要的是情绪的表达和抒发。根据情感冲击的力度，本文将这一层面的图画书分为两类：第一类弱化死亡的恐怖。这类图画书用回避或以想象的面纱掩盖死亡带来的巨大痛苦，多温情脉脉的讲述和细腻温柔的回忆，占死亡主题图画书的绝大多数，评

论界谈论较多的当属《爷爷有没有穿西装》《獾的礼物》等。第二类正面展示死亡的原貌。这类图画书数量较少，情感冲击力强，让孩子学会在直视死亡的绝对和冷酷中勇敢面对，在强烈的震撼中深深体味，最有代表性的是《再见了，艾玛奶奶》。

（一）诗意讲述：悲伤的温暖治愈

在情感冲击力度较弱，以温情治愈为主的死亡主题图画书中，本文最想谈的是《麦先生的旅行》。与大多从儿童视角表现的图画书不同，《麦先生的旅行》的主角是一个大人，但同样能使孩子产生共鸣。这是一个爸爸失去了儿子的故事，没有显性的悲哀情感表露，却以人物的动作将麦先生的心路历程表现得蕴藉别致。画面中的麦先生始终没有正面面对读者，总是留下一个远远的背影或侧影，这样，麦先生心里的孤独和绝望更易让人触摸（见图 3）。绘者拉克·瓦勒森所用的色粉材质对于画面气氛的晕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最能表现变化细腻的情感。这本图画书让人感受明显的还有色彩的变化，故事一开始是蓝色为主的冷色调，契合麦先生悲伤的心理，在旅行的过程中，麦先生碰到了一个小男孩，逐渐将这种悲伤化解为向前看的动力，色调也逐渐变暖，后半部分出现了大面积的绿色，象征着温暖和希望。[3]《麦先生的旅行》没有逼迫读者快速接受死亡，而是用节制的语言和唯美的图画让悲伤的情绪一点点弥漫开来，再一点点地消散。

图3 《麦先生的旅行》中表现悲伤情绪的侧影

（二）强烈冲击：勇敢地直视死亡

不去想令人不安的结局，其实是儿童逃避残酷现实的一种心理机制，是天然地抗拒黑暗，用想象来保护自己的一种策略。但童年期和少年期的孩子们，不再满足于不痛不痒的温情和想象，他们渴望触摸现实。在正视死亡，以强烈情感去震撼读者心灵的图画书中，袁渡静子的《再见了，艾玛奶奶》是一个典型代表。

《再见了，艾玛奶奶》是表现衰老和死亡最大胆的。袁渡静子以黑白摄影作品真实纪录了一个老人濒死前的最后一段时光，艾玛奶奶病榻上的凌乱，身体的干瘦，脸上的皱纹和眼里的恐惧都毫不避讳地呈现在照片上（见图 4）。

图4 《再见了，艾玛妈妈》中的照片

黑白纪实照片难免让人产生疑惑，如此大胆地表现死亡，会不会吓到孩子？笔者试着将这本书展示给小学中段以上的孩子，孩子们的表现让人很意外，没有人表现出害怕。当故事进行到“艾玛奶奶静静地停止了呼吸”时，有个男孩的眼眶红了，后来他说，他想起了自己已故的奶奶，奶奶去世前就是这样的。

艾玛奶奶深陷的眼窝、插满管子的瘦小身体，更让人感受到一个有韧度、有尊严的生命散发出的光和热。死亡的威力和迎接它的勇气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这一力量直击人心。如果绘者不用摄影，而代之以绘画，表现死亡的恐怖与真实程度会下降，艾玛奶奶临终的生命力也就不会那么震撼人心。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直面死亡的教育是需要更多这样真实的作品的，儿童文学不仅要给孩子美好的希望，也应引导他们积极地面对惨淡生活，增加勇气。

这些或柔情、或震撼的图画书，殊途同归地带领孩子去体验和疏导死亡带来的恐怖和悲哀。

三、价值层面：为爱而生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欧文·D·亚隆说：“人类超越死亡，不仅仅是通过持续地满足欲望，而更是通过找出生命的意义，融入到某种更大的框架中去。”[4]价值层面的触及是儿童文学甚至文学本身最高也最难的层级。Charles A. Corr 等给出的价值

层面目标为：帮助人们澄清、培养、肯定生命中的基本目标与价值，通过死亡的必然终结性来反思生命的意义及其价值。

深入到价值层面的死亡主题图画书偏重寓言性、抽象性，将死亡作为符号来解释“为什么活着”。这类图画书的数量并不多，有《活了一百万次的猫》《苏菲的杰作——一只蜘蛛的故事》《爱心树》等。

在表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层面，图画书不约而同地将生命的意义指向了爱。这一现象颇有意味。成人文学中随处可见关于活着的艰辛和人生迷茫的倾吐，他们苦苦挣扎在名利与情欲之间，在他们见过很多人，走过很多路，听过很多故事，在他们奋力揭开人性的丑恶和社会的黑暗之后，转过身来，告诉他们最爱的孩子——生命的意义在于爱——这件小孩子天生就会的事。好像是人性本源的回归，也好像是人们潜意识中的答案，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儿童的生命哲学试图告诉儿童，死亡并不可怕，享受生命中的爱与被爱，才是生命的价值所在，也是“活着”的意义所在。这一类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誉为“有关生命意义的伟大寓言”的《活了一百万次的猫》。

一本好的图画书像一颗宝石，每个折面都炫目耀眼。从《活了一百万次的猫》里，可以解读出自由、爱和价值，每个侧面都在“生”与“死”之间探讨生命的价值。猫在成为野猫之前，有过一百万个主人，每次它死去，他的主人都会伤心地哭泣。而猫却不曾喜欢过任何一个主人，他每一次的表现都是：“猫讨厌什么国王”“猫讨厌什么小女孩”，而且猫“不在乎死不死”，那是因为生命对他而言毫无价值。当他不再做一个附庸，成为一只野猫之后，他拥有了自由——“猫比谁都喜欢自己”。但有了自由还不够，一只优雅的白猫出现了，在白猫面前，猫的所有骄傲都失去锋芒，他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爱”，这种爱让他对白猫和小猫们的喜欢胜过了对自己的喜欢，他的生命完全改变。当他熟悉的死亡再一次降临的时候，他第一次哭了，他的哭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着他所爱的人，昏天黑地的哭泣有这样的力量，以至于真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次，是他的心先死了，身体跟着也死了。无爱，活一百万次都无聊；有爱，甘心赴死。

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中有一句著名的话：“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生命的本能告诉我们，“爱”是活着最重要的事。一个人站在死亡的临界点上回顾此生，若有什么悔恨，若有什么欣喜，大多不会是关于钱财、名利，而是关于最爱的人。文学对于爱的赞颂从未止息，儿童文学的特别也在于它在积极地正面表达爱。《死了一百万次的猫》是一本在日本被赞誉为“被大人和孩子爱戴、超越了世代的图画书”，也是一本让“儿童文学”显得不那么小气的一本书，极为复杂的生死可以用极为清浅的方式触动人心，生命的价值也在简单的故事中不言自明。

四、结语

生命的每个时期固然有不同的特征，但生命本身是不能割裂的，幼年时关于死亡的启蒙对一个人的影响不可轻忽。本文尽可能多地搜集整理了死亡主题的图画书，并将其根据死亡教育的目标分为认知层面、情感层面和价值层面，举例分析每种图画书是怎样达到这些目的的。基于有限的视野，文章无法穷尽也无须要穷尽每本死亡主题的图画书，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考方式。

［参考文献］

［1］河合隼雄，松居直，柳田邦男. 绘本之力［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79.

［2］CORR C A，CORR D M. Death & Dying：Life & Living［M］. 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1997：13.

［3］余佩融. 死亡教育题材儿童绘本的研究和创作［D］. 杭州：浙江理工大学，2015.

［4］厄内斯特·贝克尔. 拒斥死亡［M］. 林和生，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6.